

英美选秀多 “苏珊大婶”知多少



苏珊大婶



保罗·波茨

安德鲁·约翰斯顿

比安卡·瑞安

**保罗·波茨：
豁牙胖子歌剧天王**

苏珊大婶并不是《英国达人》节目第一位外表和歌喉形成鲜明反差的选手。早在该项选秀比赛的第一季(第一届),一个其貌不扬的大胖子就给观众和评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就是来自英国南威尔士塔尔伯特港的手机推销员保罗·波茨。

1971年出生于布里斯托尔的保罗从小性格内向害羞,极度缺乏自信。他有一次偶然听到了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从此迷上了古典音乐,并在家通过模仿帕瓦罗蒂的演出视频学习歌剧,业余时间参加当地的演出,而且不要一分钱酬劳。

2003年,保罗因阑尾炎住院开刀,出院后因肾上腺肿瘤再度入院,康复后骑摩托车时又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锁骨折再次手术,病痛让他一度放弃了歌剧的梦想。

但是在妻子的鼓励下,保罗决定重拾对音乐的爱,他鼓起勇气参加了2007年举行的第一季《英国达人》节目。看到这名体型臃肿、面貌丑陋的大胖子穿着一身土得掉渣的廉价西服走上舞台,评委阿曼达·霍尔顿惊讶地问道:“你今天来这干吗?”当保罗回答说要唱歌剧,而且要唱普契尼的经典选段《今夜无人入睡》时,三名评审相互交换闪烁的眼神,似乎对保罗根本不存期待。

**熟悉的伴奏响起,
保罗张开歪了门牙的嘴……**

舞台上传来了激昂优美的歌声,评委们全都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以“毒舌”闻名的西蒙·考威尔差点咬断了嘴里的铅笔。原先坐在现场等着看笑话的2000多名观众随即沸

腾了,他们开始鼓掌欢呼,有些人已经被歌声感动得流泪。一曲终了,所有人起立长时间为演唱者鼓掌。面对这一情景,保罗傻傻地歪着头,龇着牙,害羞地站在舞台上,看上去非常不好意思。

考威尔惊叹道:“我完全没料到会是这样的表演,你把所有人都震翻了,这简直太棒了。”霍尔顿则说:“我看到了一颗木炭变成钻石的过程……听到这样的歌声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是的,这名没有科班经验的大胖子就是用歌声和执着的精神感动了评委和观众,以及全世界电视机旁的数千万名观众!保罗最终赢得了第一季《英国达人》选秀比赛的冠军,目前正在准备在全世界进行巡演。英国媒体评论道:“保罗的故事说明这样的道理,即小人物的梦想也足以震撼世界。”

**安德鲁·约翰斯顿：
羞涩少年天籁歌声**

13岁的安德鲁·约翰斯顿走上《英国达人》第二季的舞台时文静得就像个女孩子,他甚至在跟评委对话的时候不敢抬头直视。当评委考威尔问同学是否支持他来参加比赛时,安德鲁的回答让全场观众感到有点心酸,“不,我在学校每天都会被人家欺负”。

从小父母离异,跟妈妈哥哥姐姐住在一起,家庭经济拮据,安德鲁的生活并不像很多同龄富人家小孩那么幸运。据他的母亲莫拉格·约翰斯顿透露,安德鲁的童年在贫穷中度过,最艰难的时候只能靠面包果腹,成为出色的歌手无疑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的确拥有一副好嗓子。6岁开始自学唱歌的安德鲁在参加比赛前已经

是当地教堂唱诗班的领唱,属于童声男高音,但是这项才华却被同学当成“娘娘腔”,他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成为众人嘲笑取乐的对象,性格越发内向自卑。

在母亲的鼓励下,安德鲁决定参加比赛来证明那些嘲笑自己的人是对的。不过,评委认为他过于害羞内向,因此也怀疑眼前这位胖墩墩的少年到底有多大才华。安德鲁告诉评委,自己要演唱的是唱诗班经典歌曲《仁慈的耶稣》。

音乐响起,天籁般的童声传来。“爱总忽然退潮,心慌乱触礁。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紧紧缠绕,梦才温热,眼角就冰凉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

所有的观众都静静地听着,评委考威尔双手托住腮,一动不动地盯着舞台。女评委霍尔顿甚至从安德鲁开始唱第一句就流下了眼泪。赛后有英国媒体评论道:“他的声音纯净得没有丝毫杂质,犹如清冷的夜空里从遥远的天堂里传来。”

对安德鲁来说,曾经艰难的日子已成为过去。凭借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他已经跟音乐公司签约,日前还发行了第一张专辑,成为英国年龄最小的跨界古典音乐歌手。

**比安卡·瑞安：
纤细少女嗓音无敌**

来自费城的11岁少女比安卡·瑞安似乎从来就不知道怎样从外形上展露明星气质,她穿着一身传统黑色白边连衣裙,随便把头发编到一侧,踏着一双白色的扣带皮鞋就出现在《美国达人》的舞台上。这样的装束让评委皮尔斯·摩根立刻皱起了眉头,“你应该换掉衣服,再换掉发型,还得换掉鞋”。

但这并不会影响比安卡的心情,她向评委们表示,她要演唱经典歌曲《告诉你我不会这样》(And I Am Telling You I'm Not Going)。这首歌的原唱是享有“美国第一女高音”美誉的黑人歌星詹妮弗·霍利迪,要想成功驾驭必须具备宽广的音域、强大的爆发力和出色的转音技巧,而身材单薄的11岁白人女孩怎么样看都不像这块料。女评委布兰迪善意地提醒她:“亲爱的,这可是一首非常非常难唱的歌。”

而不可思议的事情随后发生了,比安卡竟然拥有顶级黑人灵歌演唱者中才常见的浑厚唱腔,在随后的表演中不仅真假音转换自如,对细节的把握也丝毫不逊于原唱,还带出了歌词的韵味。在副歌的最后,比安卡激昂却温暖的收尾点燃了评委和全体观众的情绪。

布兰迪在演唱结束之前就已经震惊地站了起来,捂住嘴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竖起大拇指。评委哈塞尔霍夫也把原本翘着的腿放下,把椅子拉到桌前睁大了眼睛。他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当我第一次听到她唱歌,我就想,评委们都可以回家了。”就连对比安卡穿着不满的评委皮尔斯也承认:“嗯,把发型、衣服和鞋子都换掉之后,你就是冠军了。”

比安卡果然不负重望,最终获得了《美国达人》第一季冠军,成为时下最流行的少女歌手。而现在再也不会有人嘲笑她的发型和穿着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自己的形象设计团队。但是,那个当初舞台上的“丑小鸭”如何把评委震翻,后来又变成“白天鹅”的故事依然成为不少美国人谈论的话题。

中国日报 董玮

中国女记者坚守墨西哥城疫区

4月下旬,就在墨西哥政府宣布疫情暴发的前几天,《世界新闻报》记者从美国媒体的网络报道中得知,美国发现了几名感染一种新型流感病毒的病例,其中有人近期到过墨西哥。我当时很不以为然,觉得肯定又是美国媒体把坏事往南边邻居身上推呢。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墨城市中心的改革大道举办了书市。我在那里采访了一天,拍了好几组照片。傍晚时分,我采访了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主办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图片展”的开幕仪式。回来发完稿子,我和父母女儿在网上视频通话后,早早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朋友告诉我,发生了流感疫情,学校停课了。我才意识到问题比较严重。真是一觉醒来,世界全变了。

一个疏忽没买到口罩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编辑,记忆中的疫情倒成了难得的放假机会。6年之后,在太平洋的这一端,我是处于疫区中心为数不多的中国记者之一。虽然不愿意看到有这样的疾病灾害为祸人间,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我很兴奋有机会体验处于新闻一线的感觉。

异常忙碌当然是在意料之中。这一周以来,我接到的电话比之前7个月接到的电话总数还要多。除去自己所属的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新闻报》以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这两家媒体的同仁也不停“骚扰”。大家关心问候完毕,当然是多多提供报道的要求。

我和《人民日报》驻墨西哥站记者王新萍通了电话,不

约而同提出一起开车上街了解情况的想法。但也许是经验不够,我们竟然都没有想到要去药店储备一些口罩和消毒用品。又也许是运气不够好,在4月25日、26日两天,我们始终没有碰上发口罩的墨西哥士兵和医护人员。直到26日中午走访药店的时候,我们才被告知口罩早已脱销。

所幸王新萍从家里找出两个不知道是否已经过了保质期的一次性口罩。这两个珍贵的口罩陪伴了我们好几天,每天回到家,我都很小心翼翼地粘了不少汗水的口罩晾起来,等待下一次出门再用。好在5月1日凌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货运包机在给墨西哥人民送来中国政府赠送的第一批人道主义紧急救援物资的同时,也给使馆送来不少医药补给。使馆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清点 and 分装,当晚就通知在墨媒体



记者在当地采访,与墨西哥警察合影

记者去领取十六层的纱布口罩和药品,真是雪中送炭呀。

两度惊魂至今后怕

忙碌的工作生活让我没有太多时间感到恐慌。但是说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4月27日中午时分,正在电脑前赶稿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似乎周围东西在晃动,开始以为是自己过度疲劳所致。但当我看到对面墙上的挂历在晃,并且听到了纸张的哗哗声,我才意识到,地震了。

墨西哥是个地震多发国家,但我到墨城以后,还没有碰上过地震。我从椅子上弹起,拔腿就往大门口跑,跑到门口,房子不晃了。定了定神,我赶紧回到电脑跟前,发出了地震的消息。那天整个下午,我都感到心神不宁,疑惑难道是祸不单行?跟人通电话的时候,也总在大客厅里走来走去,神经绷得

很紧,一直到晚上才放松下来,安慰自己说,我买了保险了。

疫情蔓延之后,虽然数次出门采访,但我始终没有到过人群密集的封闭性场所。5月1日凌晨,在墨城国际机场等候中国包机的时刻,所有记者被叫到一个安检厅等待。四五十人挤在一个小厅里等候了大约一个小时。那一刻,我心里深深担心,记者是东奔西跑的“高危人群”,万一哪位在医院感染上了病毒……不敢再想下去。采访活动结束后回到记者站,放下东西,我立即冲进卫生间洗澡,里里外外的衣物一股脑儿扔进洗衣机,倒进消毒液,才算定下一颗心来。

三重困难吃饭成难题

以前,墨西哥城是个拥堵的城市,但是从上周开始,马路上奇迹般地通畅起来。全国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停课。

墨城3.5万家餐饮场所只能向顾客提供食品外送服务。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往年墨西哥城会有数十万民众参与节庆活动。但今年,市中心改革大道空空荡荡,街边的店铺和办公大楼都关了。《世界新闻报》记者站在小区,绝大多数车位上都停着车,小区花园里空空荡荡。大家都响应了政府的呼吁呆在家中,只是不少人感到非常不习惯,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

在墨西哥采访不是一件容易事。墨西哥人通常上午11点到下午1点往办公室打电话能联系到人。而下午1点以后,他们的午饭能吃到下午5点,再到办公室转一圈就可以下班了。而且答应回电话通常是不可靠的。在现在这个非常时刻,非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都暂停运行,想找个专家采访一下,真是难上加难。

吃饭在这个忙碌的时刻也成了问题。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新华社还有华为等中资机构都有食堂,而我是孤身在此。平时墨西哥不是新闻热点站,自己做饭时间充裕。疫情开始的三天,我每天早上吃牛奶面包,午饭、晚饭就是方便面。常常是刚写完一个稿子,又要做一个电话报道。稍有一会儿空闲,感觉有点胃疼,才想起来还没吃饭。再加上平时常去的卖中国蔬菜的市场和韩国超市都已经关闭,现在每天摄入的维生素就靠记者站附近超市购买的西红柿和生菜。什么时候才能买到萝卜,

煲上一锅排骨汤呢?

无数问候让我感动

墨西哥时间5月1日凌晨,中国向墨西哥提供的第一批人道主义紧急援助物资抵墨西哥,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亲自到机场接受捐赠。记者离开机场的时候,在总统停机坪外,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一名墨西哥人,手里拿着标语,上面写着:中国、朋友、人民、谢谢、帮助。这名墨西哥人是一名教师,正在学习中文。他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救援物资就要抵达墨西哥,就连忙赶到了机场。虽然被拦在总统停机坪外,但是他非常想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他用中文一个劲地跟我们说:谢谢,朋友!

流感疫情一蔓延,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新闻官立即打来电话,代表大使问候在墨新闻记者,并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安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新闻中心也第一时间在网上留言版上提醒身在疫区的驻外记者准备药品、食品、现金等,工作之余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

最近,除了电话多以外,我的MSN也非常繁忙。一上线,就是铺天盖地问候。连久不联系的小学同学都因为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连线报道,再辗转打听到我的MSN表达一声问候。我父亲在家也不停接到亲戚朋友的电话,让他转告要我注意安全。虽然我是孤身在外,但这些问候让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孤军作战。 世界新闻报